



《松鹤延年》

作者:胡海涛(81岁)
江汉区北湖街道妙三社区

外婆劝架

四舅和舅妈刚结婚没几天，就拌起了嘴。四舅性子急，舅妈也是“巾帼不让须眉”，眼看战火就要升级。外婆赶紧上前劝架，一把将四舅拽到边上，一边数落他的不是，一边还夸赞舅妈的各种好。这明显是拉偏架，“胳膊肘往外拐”，气得四舅的脸红一阵白一阵。

傍晚，外婆笑吟吟端来一大碗小米粩，对我说：“你四舅他们白天吵了架，晚上赌气不来吃饭。我做了他们最爱吃的小米粩，咱俩一块送过去吧。”

外婆家住湖北省天门市横林镇白场村的老屋，四舅在村尾盖了间平房当新房，离得不远。我双手捧着那碗沉甸甸的米粩，大气不敢出，生怕一不小心把碗打翻了，辜负了外婆的一番美意。

到了四舅新房门口，只见木门紧闭。外婆朝我使个眼色，我亮起嗓子喊：“四舅！外婆让我送米粩来啦！”屋里没应声，估摸还在生闷气。过了一会儿，四舅才回了一句：“门没闩，放堂屋方桌上吧！”

我腾出右手推门，门却纹丝不动。“使劲推！”外婆压低声在后面给我鼓劲。我再次运足力气，把浑身劲道都聚到右手上——“吱呀”一声，芝麻开门了。

正高兴着呢，端碗的左手一歪，一个小米粩“啪嗒”掉在地上。我慌忙弯腰捡起来，想也没想就放回碗里。回头一看，外婆早已笑得前仰后合。

“快进去，赶紧的！”她低声催

我。我溜进去把碗搁桌上，转身就跑出来。

“任务完成，回去啰！”外婆说着，顺手带上大门，一转身，又忍不住捂着嘴笑，一边笑一边抹眼泪。

没走几步，外婆突然收住笑，失声喊：“哎哟！这杀千刀的！刚才光顾着笑，忘了让你把掉地上的米粩拿回来！”我顿时愣在原地。

“不怕不怕，没事儿，有我呢！”外婆看我吓成这样，笑呵呵地安慰我。

第二天一早，四舅来老屋吃早饭，嘴里吹着口哨，还笑呵呵摸了摸我的头，看起来心情不错，估计跟舅妈和好了。“姆妈，昨天的米粩真好吃。”他一边喝粥一边跟外婆唠，“就是不知怎么，总觉得有点沙。”我一听，心里一沉，夹腌洋姜的手都有点发抖了。

“胡说八道，我亲手做的米粩，哪来的沙？”外婆故作生气地回他，“怕是有些烤糊了吧！”四舅若有所悟地点头，觉得在理，就没再吭声。

外婆爱笑，也爱说故事。后来，她把这桩事当笑话讲给来串门的亲戚听，逗得大家笑个不停。这段子一直传到现在，亲戚聚会还常有人提起。

这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，却恍如昨日。我至今仍不敢当面问四舅，到底听没听过外婆这个笑话。

万学(47岁) 中国翻译协会会员 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
洪山区洪山街道保利心语社区



小品

作者:王琴(46岁)
武昌区积玉桥街道四清里社区



《秋》油画

作者:姚浩新(80岁)
洪山区梨园街道华腾园社区